

雪山驚魂記

曾仁宏醫師

增田診所

想到此事，心就有深沈的落寞與不解。登山於我而言，可是念茲在茲的興趣，即使累卻能甘之如飴。自己不敢奢言是「登山好手」但絕對可自誇是「老手」。然而這回的雪山行卻有如一場夢魘，說是九死一生也不為過，甚或只徒稱為「歷險歸來」尚不足以形容其萬一，正確說是「驚魂記」才能更貼近事實。

此事，要從 2018 年年初說起，因嚮往雪山冰河子遺的圈谷美景，一直以來總想體驗身處冰斗圈谷的感受。但是原定的計劃，卻因為颱風的關係，由秋楓時節延宕到冬雪降臨，想像爬山能兼賞雪就算是無心插柳，也是令人期待！於是在專業嚮導（詳高雄市醫師公會會誌 VOL.26,NO.3）帶領下，從武陵農場、上七卡山莊留宿一晚，隔天一早經雪山東峰、三六九山莊、穿越黑森林後直接上雪山主峰，採原路折返「單攻」的方式，此乃目前攀登雪山，行之有年的「雪東線」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當天全程不但陰雨迷濛，看不到任何的景緻

外，還近乎光腳走下山來，當時憑藉的是意志力的支撐，最後雖完成雪山主東峰朝聖之旅，但卻是狼狽帶著缺憾下了山來。

如同飲食，基本的溫飽饜足後，總想進一步講求美味與精緻。而爬山，亦然！當登山不再只單純求登頂與三角點的留影照相，就會想嘗試挑戰異於傳統的路線。這就是此次陳志豪醫師與我，之所以選擇日據時代，大正年間所建的志佳陽警備道上雪山的遠因。這條「志雪線」不同於目前熱門的「雪東線」，它是民國 59 年以前上雪山的唯一選擇，的確令人有著古道思古幽情的期待，同時也能一償上回未窺雪山全貌之宿願。只是這條「志雪線」在上志佳陽大山前，短短的 5.2K 距離需爬升 1721 公尺，較諸「中橫超辣」的屏風山，在 5.9K 距離需爬升 1300 公尺，難度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加上全程 23.5K 的長距，更較原路往返的「雪東線」來的迢遠。然而亟想挑戰超越自我的心態下，行前自然是充滿著自信，殊不

知……。

2018.12.01 結束中午門診後，由志豪老弟開車兩人連袂直奔清境農場。說到這點，就想起一週前的九合一選舉，電視上大舉報導中橫將開放豐原客運通車，但小轎車不在此限，就令人費解徒呼負負。因為德基水庫段的崩塌，導致中橫封閉十幾年，使得進出梨山需迂迴

經由清境農場，如此一來時間至少多了二小時。當天一路來到合歡山，正逢夕陽西下，加上天氣晴朗，很多遊客駐足拍照這難得的火球躍雲海實況。而這回之所以選擇投宿「光果農莊」，主因老板王小明先生，能配合「志雪線」兩地的接駁，頗具商業頭腦的他，雖種植柿子與蘋果維生，但也提供民宿供山友過夜。由於環山部落臨近雪霸國家公園，樂登百岳的山友很多，所以當天住宿幾近全滿。以山友的標準，有提供熱水澡、床鋪乾淨，就已屬難得。向來這種通鋪的民宿，常有目標不同的友隊共處一室，山訊交流很快就能熱絡，可以打發臨睡前的那段時間；而凌晨三時未到，自然會在一片吵雜聲中醒來，不虞有睡過頭的疑慮，這也可算是通鋪的優



經雪山南峰的大草原

點。

隔天凌晨三時起床，待一切就緒，來到登山口四季蘭溪（司界蘭溪）吊橋已近四時。攀登志佳陽大山比較特別的是，需先下水潦溪，這在白天都得小心翼翼防滑，何況是在暗黑的夜色中，只單賴微弱的頭燈。也或許難得昨晚上山洗熱水澡，今晨又潦泡冰冷溪水造成足底失溫，才種下此行挫敗的主因。暮夜下，過了溪來到大片果菜園，倒看不出種的是什麼碗糕。疾行來到很有特色的鐵橋步道，它沿著山壁架高，走在其上感覺安穩又堅固。歷經鐵橋步道、芒草區與拉繩攀岩，終於來到 3.1K，木樁的到來代表著志佳陽大山難搞的陡坡由此開始！當來到賽良久營地，天色已漸明亮，回望山下的環山部落，竟有

著今朝何夕的感觸。短暫的休息後，離開賽良久營地，而來到馬武霸山分岔路，碰到兩位穿著雪霸國家公園制服的年輕志工，頻問我倆一早趕往何方？語帶親切也不查問是否有辦入山証？而另位則在箭竹林鑽進鑽出，試圖搜尋通往三六九山莊的舊徑。告別了志工後繼往瓢簞池前進，可惜它早已乾涸形同低凹草地。最後終於來到志佳陽山三角點，時間正好 8:50 還符合原先預期。至於志佳陽大山與馬武霸山，算是兩座比較特殊的山頭，其三角點位在較低處，離真正的最高點尚有一段距離，為何如此設置，也無從獲悉。有趣的是，不少山友就只在 3289 公尺三角點基石照完相，就放棄再繼往 500 公尺外正港的志佳陽大山。志佳陽大山標高 3345 公尺，為百岳八秀之一。「志雪線一日單攻」就是由此繼續前進雪山主峰，此條路徑也是歐都納 8K Club 體能檢測路線之一。

然而「志雪線」真正的壓軸，卻是在登頂志佳陽大山後開始。此後沿途儘是青翠鮮綠又乾淨的短箭竹，由於位處迎風面，溫度涼爽走來無比的舒服，不像某些山箭竹林長的蔽不見路，溼悶不說又佈滿蜘蛛網。出了箭竹林後，綿延千里廣闊的青青草原迎面而來，遠眺雪山主峰點綴在其間，

藍天白雲襯托著碧草如茵，景色美的沒法形容，當下兩人還談笑風生，互相消遣蒙著頭巾照相怎能辨認是誰呢？

而草原之盡頭，就是路過雪山南峰必經的冷杉林，這一大片樹幹粗壯挺拔，枝桠佈滿苔蘚的冷杉林，較三六九山莊的黑森林粗獷原始，幅員也更廣闊。由於坡度平緩，一路疾行不但不覺悶熱甚至有冷瑟感。當來到雪山山莊舊址營地，周遭盡是肩高的玉山箭竹，旁立一指示牌，上有二行字分別寫著：雪山主峰與下切 200 公尺取水！望著指示牌，兩人二話不說，直覺就是順著路標往下切，只是



志佳陽三角點留影

當在箭竹林內瞥見谷底溪流時，才驚覺已經錯過了轉折點，雖為時已晚但當機立斷，就是折返往上回走，幸賴年輕力壯的志豪老弟，來回在箭竹林上下穿梭，才發現原來下切過程，忽略了綁在箭竹上的布條，以致錯過了左轉，這要命的疏忽，差點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。當好不容易出箭竹林後，迎面而來的是，有如山崩過後碎石四處散落的石瀑溪谷，望著遠處看似無止盡的高峰，兩腿突然有著虛弱無力感。「我們不會要爬過前面那座吧？」沒想到志豪老弟當時的答覆，有如重拳般打在我的肚子，瞬間感覺頭暈反胃，爬山這麼久以來，如此異樣的不適可說是頭一遭，「高山症」的疑惑油然而生，只是這個節骨眼卡在半途，要下撤志佳陽山也不宜。當下自己明白更深信，只要上得了雪山主峰，一切必可迎刃而解。只是體力與意志力撐得過這石瀑溪谷，但能否過得了隨之而來的白木林這一關呢？白木林位處圈谷的底部，雪山主峰卻還遠在它四、五百公尺高的地方。抬頭仰望著它，藍天白雲下的雪山主峰，卻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及，「無語問蒼天」的意境大概就是當時的寫照！要命的是，此時每上攀一小段就頭暈噁心想吐，兩腿有如千斤重，虛弱又無力，此時深切體會到什麼叫



左圖在雪山主峰，右圖在志佳陽大山。前後七小時之差，明顯呈現出「發福」！

「舉步維艱」一息尚存下想到的是要如何脫困？畢竟「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」然而，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無能為力下，不做二想就是：求援！抱定即使自費也在所不惜，於是請志豪老弟呼叫救難直升機，不料三六九山莊回傳來的訊息，是再怎樣也需爬上雪山主峰才能救援。說實在的，如果爬得上去，還需呼請救援嗎？如此的答覆，形同捏熄了最後那一絲的希望，此時「哀莫大於心死」激發出「置諸死地而後生」的意志力，最後終於四腳「爬」上了雪山主峰，時間正好下午四時十分鐘，離原先預定的時刻，已經晚了三小時十分鐘。

此時連照相留影的念頭都沒有，心想灰頭土臉下，臉色必然是一片慘白，最後在志豪老弟的堅持下，這枚



白木林望向雪山主峰的志豪老弟

「發福」的照片，算是此行受盡折磨後的明証。就在主峰上稍事休息三十分鐘後，在夕陽餘暉迎送下，兩人一路飛奔順利地回到三六九山莊，各自喝了一碗淡到沒法再稀的薑湯，再度頂著頭燈摸著晚黑，費了五小時回到登山口，此時已近深夜十點鐘。

向來不敢自稱是登山好手，但壓根兒也從來沒想過急性高山症 (AMS) 會找上我。這次歷經折難還能全身而退，憑藉的是意志和體能，痛定思痛之餘充滿著無奈與失落。然而每想起此事，總有不吐不快的念頭。特別為文，旨在宣揚高山症之不可忽視：「先前沒有過高山症，不代表將來亦復如



雪山圈谷

此。」一旦上了高山務必備齊藥品，甚至彈性繃帶，Diamox 或威而鋼確有其必要性。以個人為例，當時手無寸藥，身陷半山腰上下不得的情況，若非平日勤於鍛練體能，加上意志力激勵求生本能，恐就沈睡在萬年冰斗，葬身雪山圈谷了。

百岳之美，容易讓人隔段時間會再想起它。經此次沈重打擊後，待我沈寂一段日子好好地休養生息，誓將再度挑戰「志雪線」畢竟「在哪裡跌倒，就從哪裡再起來！」

P.S 根據衛福部網頁介紹，針對高山症的描述最為詳實，摘述其重點，以供參考。

* AMS (Acute Mountain Sickness)：在高海拔地區 1-12 小時後，出現頭痛、頭暈、噁心、嘔吐與虛弱症狀，通常最先出現的是頭痛。(但少數並無頭痛現象，一如我自己。)而嘔吐是症狀惡化的重要指標。